

《東華漢學》第 15 期；131-176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2 年 06 月

## 試論溫汝能《陶詩彙評》

黃世錦\*

### 【摘要】

溫汝能《陶詩彙評》四卷，彙集諸家評論陶詩文字於一編，全書徵引浩繁，薈萃眾說，資料豐富，學者披覽是書，所需相關評論陶學之資料，幾可取足於此，不煩他索，極具實用性與參考價值，故本書實為清代陶詩學之重要性著作，一方陶學之重鎮。

本書以宋人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為底本，並承其撰述體例，在內容與形式上亦有所開新之處；兼博採各家考證評論意見，冶為一編，補充置之於詩後，故能後出轉精，成就直出李公煥本之上。

本文撰述之旨，在對溫氏《陶詩彙評》一書，透過內容的分析評論，以明晰本書的撰述宗旨，豁顯其價值與特色，撰著內涵與內容得失，從而瞭解溫氏陶學的內涵與成就，顯現其在清代陶學研究上的地位。

全文分四部分加以論述：一、前言；二、《陶詩彙評》內容探析；三、本書的錯誤與溫氏評論的商榷之處；四、結語。

**關鍵詞：**陶淵明、陶詩、溫汝能

---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 一、前言

溫汝能，字希禹，號謙山，廣東順德人，生卒年不詳。乾隆五十三年（1788）舉人，官中書科中書，中歲告歸，築室於蓮溪上，藏書數萬卷，從事著述。編有《粵東文海》、《詩海》；著有《謙山詩文鈔》、《龍山鄉志》、《畫說》、《陶詩彙評》等。<sup>1</sup>《國朝耆獻類徵初編》言：

謙山性豪邁，有玉山、草堂風。嘗搜輯粵東詩文為《詩文海》，自漢迄今千有餘家，書近二百卷；又嘗搜陳巖野遺文，及其子元孝與曾孫輩，為《陳氏五代集》，人尤義之，所為詩亦原本性情。<sup>2</sup>

其人品格高尚，光風霽月，高出流品。洪亮吉《謙山詩文鈔》序言：

嘉慶丙辰（嘉慶元年，1796），余寓兵馬司中街，右鄰則溫謙山中翰也。一見如舊相識，每劇談終日，論古今天下事，娓娓不倦，余益奇其人，遂與之定交。因盡覽其詩、古文詞，蓋出入唐、宋諸大家，而深臻其奧者也。其所與游，則吳穀人侍講、陳古華太守、張船山編修、趙味辛中翰諸君，皆余夙契。退食之暇，互相酬唱，世俗貴游之習，聲氣趨競之場，概不能染。然後知謙山之詩與其為人，所以高出流品者，固別有在也！<sup>3</sup>

<sup>1</sup> 清·汪兆鏞纂，《嶺南畫徵略·續錄》：「溫汝能，字希禹，號謙山，順德人。乾隆戊申舉人，官中書科中書，中歲告歸，築室蓮溪上，藏書數萬卷。廣搜鄉先哲詩文集，輯為《粵東文海》六十六卷、《詩海》一百卷，附《補遺》六卷；自著《謙山詩文鈔》、《孝經約解》、《龍山鄉志》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第080冊，頁080-348、080-349。

<sup>2</sup> 清·李桓輯錄，《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四十七補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總頁5825。

<sup>3</sup> 清·汪兆鏞纂，《嶺南畫徵略·續錄》，總頁080-349、080-350。

張維屏亦言：

洪稚存太史稱其高出流品，凡貴遊之習，聲氣之場，槩不能染。歸田後刻書甚夥，梨棗之資，費以巨萬，而《粵東文海》、《詩海》之選，尤稱大備。<sup>4</sup>

所著《陶詩彙評》四卷，是清代彙集、註釋、評論、考證陶詩資料，詳盡且備受讚譽的陶籍。袁行霈《陶淵明研究》言：

清代重視陶集的匯編與考證，吳瞻泰《陶詩彙注》四卷、溫汝能《陶詩彙評》四卷、陶澍注《靖節先生集》十卷，都體現了清人整理古籍的作風。<sup>5</sup>

其撰述宗旨，據書後跋語言：

陶詩宋以前無注者，至湯東澗始發明一二而未詳。元初詹若麟居近柴桑，因遍訪故迹，考其歲月，本其事迹，以注釋其詩，吳草廬為之序，比於紫陽之注《楚騷》，當時必有刻本，而今不可得已！據此，則東澗而下，注陶者當以詹為最，惜其不傳，而詹氏論陶之說，亦罕見於他本。厥後論注，雖代不乏人，然或附於合選，或別為箋釋，或偶為論說，每苦缺而不全。予生平喜讀陶詩，近年家居多暇，適齋中所藏陶集數家，時加檢閱，尤愛蔣丹崖薰所評之本，而其婿周青輪文焜參訂殊精，且於其末附以東坡和陶諸詩，惟未經箋釋，頗嫌簡略。此外如陳倩父祚明、聞人訥甫倓，選評精當，皆於陶旨有深契焉者。因並集前後諸家論說，分為四卷，名曰「彙評」，於卷末附以〈歸去來兮辭〉、〈五柳先生傳贊〉、〈讀史述九章〉，其他文不及悉載；仍綴以東坡〈和陶〉，並集諸家箋釋，分列四卷，續附於後，使閱者讀

<sup>4</sup> 清·李桓輯錄，《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四十七補錄·右嶺南群雅張維屏錄》，總頁 5825。

<sup>5</sup>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199。

之瞭然，亦以見兩賢先後同調，千載神交，誠非偶爾，非敢侈言評論也！<sup>6</sup>

是書「並集前後諸家論說，分為四卷」，故名《陶詩彙評》。本書，前有溫汝能自撰〈陶詩彙評序〉；次附梁·昭明太子蕭統所撰〈陶淵明傳〉，再次附劉宋·顏延年撰〈靖節徵士誄〉，二篇為陶淵明生平的重要資料，溫氏收入書中，極方便讀者查閱檢索；再次為溫氏〈陶靖節先生像贊〉，除繪有陶淵明手持竹杖之立像（見附圖），贊語盛讚陶淵明「履潔懷清，識高趣逸，寄閒情於三徑，蘊雄才於一室。不為祿戀，而官可辭；不受人憐，而食可乞」，實乃「六朝第一流人物」！（〈陶靖節先生像贊〉，頁14）全書分傳世陶詩為四卷，第四卷〈桃花源詩并記〉，並錄入〈桃花源記〉全文；「附錄」附以〈歸去來兮辭并序〉、〈五柳先生傳并贊〉、〈讀史述九章〉。撰作時間，據書後跋語載：

嘉慶九年甲子上巳日，識于蓮溪之「聽松草閣」，謙山居士溫汝能謹跋。（附錄，頁144）

據〈陶詩彙評序〉載：

嘉慶丙寅重陽，謙山溫汝能謹撰。（〈陶詩彙評序〉，頁4）

溫氏中歲告歸，築室於蓮溪上，顏其齋曰「聽松草閣」，可知本書完稿於嘉慶九年（1804），已是辭官之後所作；付梓於嘉慶十一年（1806）重陽日，距離完稿已隔二年之久，想必曾經過修改潤飾始定稿。由各卷之前「順德溫汝能謙山纂訂，男若璣衡端、若瑛佩良校梓」之語可知，本書由其子溫若璣、溫若瑛擔任校讎而成書。

本文撰作之旨，即在透過《陶詩彙評》內容的分析評論，明晰本書的撰旨與內涵，豁顯本書的價值與特色，瞭解溫氏陶學的內涵與成就，從而顯現其在清代陶學史上的地位。

<sup>6</sup> 清·溫汝能，《陶詩彙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卷四，頁143。按：以下引文見於《陶詩彙評》者，將不再另行註解，直接於引文後註明卷數、頁數。

## 二、《陶詩彙評》內容探析

本書梓行於嘉慶十一年，為避康熙帝玄燁諱，故書中凡遇「玄」字，均改為「元」字；<sup>7</sup>為避雍正帝胤禛諱，「胤」字缺筆為「亂」字。<sup>8</sup>溫汝能《陶詩彙評》四卷，鍾優民言：「比吳瞻泰《陶詩彙注》晚出百年掛零，故溫著內容豐富、見解深刻等方面均後來居上。」<sup>9</sup>是書撰述動機，據溫氏自言：

但以海內至廣，諸家箋刻甚眾，僻處陬隅，計未獲見者，正復不少。姑就予所見聞如此，略為論列一二，以俟博雅君子。（卷四，頁143、144）

卷前〈陶詩彙評序〉，除歷數前代評陶的成敗得失，溫氏之言，亦適見其述作目的：

雅與東坡同好，然自愧欲和弗能，復苦無善本，惟於家藏諸刻，綴拾評箋，鈔寫成帙。細思陶詩真淡，即不事詳箋，而大旨了然，倘無真評，則古人之心不出。（〈陶詩彙評序〉，頁3）

彙集相關陶詩資料，方便學人，省卻讀者翻檢諸書之勞，所需陶詩資料，大約可以取足於此，不煩他索，功績值得肯定。本篇序言之尾，並交代全書之體例言：

<sup>7</sup> 如，〈雜詩十二首其七·日月不肯遲〉：「弱質與運頹，『元』鬢早已白。」溫氏按語：愚按：「靖節早年髮白，故云『元』鬢早已白。」卷四，頁107；〈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三·迢遞淮江嶺〉：「迢遞淮江嶺，是謂『元』圃邱。」按：《山海經》：「平圃即『元』圃，〈穆天子銘〉：『迹於「元」圃之上。』」卷四，頁123；〈山海經十三首其十一·巨猾肆威暴〉溫氏按語：「張衡〈思『元』賦〉云：「弔祖江之見……」卷四，頁128。

<sup>8</sup> 〈悲從弟仲德〉：「慈母沈哀疚，二亂才數齡。」卷二，頁51。

<sup>9</sup> 鍾優民，《陶學史話》（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頁173。

故於每篇末，標明姓氏，詳摘其評語錄之，至其評之之人，則未暇審其世次先後，以所重在評，非論其人也。於每句下，略加諸家箋釋，而不及列其姓氏，亦以所重在評，不重乎箋也，故名之曰「彙評」。最末則時綴以鄙見，非敢自言評也，所冀因是尋求，庶幾神與古會，而淵明之詩也、心也、人也，或將旦暮遇之，是亦論世之一證也！（〈陶詩彙評序〉，頁3、4）

以下，將針對《陶詩彙評》的體例、內涵作深入的分析說明，以豁現本書的特色與價值！筆者以為，本書的內涵與特色可從以下幾方面論之：

### （一）以宋人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為底本

《陶詩彙評》四卷，撰述體例嚴謹，書前附有〈陶詩彙評目錄〉，以利檢索。為收綱舉目張，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之效，本書詩題、詩序、詩句、箋註、評語均有體例，各有歸屬，一目了然，絕無混淆。以〈陶詩彙評目錄〉為例，「陶詩彙評目錄」字與頂線對齊，次行標目「卷之一」空一格，再次行標目「詩五言」空二格，再次行「停雲」、「時運」、「榮木」等詩題空三行（目錄，頁15）；以〈陶詩彙評卷之一〉為例，「陶詩彙評卷之一」字與頂線對齊，隔行標目「詩四言」空一格，隔行詩題「停雲」空二格，隔行小序之文空三格，詩句內容則與頂線對齊，彙評之語空三格，以小字兩行的方式呈現（卷一，頁1）。故本書雖薈萃眾說，徵引浩繁，然詩題、詩序、詩句、箋註、按語、評語，層次井然，各有統屬，利於閱讀，讀者絕不致雜廁混淆。

若將溫著與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對勘，可知溫汝能《陶詩彙評》的撰述體例，詩題、詩序、詩句、箋注、評論的格式，完全承襲自李書；所錄考釋、箋注、按語、評論之文字，亦因襲是書而多所增補。如〈命子詩〉：「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虞賓，歷世重光。」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句下注云：

陶世之先曰「伊祈氏」，升唐侯，為天子。後遜于虞，作游陶邱，故號曰「陶唐氏」，而諡曰「堯」。取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復有庶子九人及舜。初郊于唐，以丹朱為尸，因封于唐。<sup>10</sup> 以小字二行的形式呈現，以與詩句文字區別；將之與溫著對勘，箋注格式、文字內容完全相同（卷一，頁13）。又如「在我中晉，業融長沙」句，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句下注云：

按：陶侃字士行，仕中晉，在軍四十一載，位至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薨於成帝咸和九年，追贈大司馬，諡曰「桓」。<sup>11</sup>

亦以小字二行的方式呈現，避免與詩句內容混淆，以之與溫著相校，「按」語格式、文字內容完全相同（卷一，頁14）。此外，《箋註陶淵明集》〈命子詩〉後有張續、趙泉山評論，以低三格的方式呈現，以與詩句內容區別：

張續曰：「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視世事無一可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詩〉、有〈責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既厚積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sup>12</sup>

收錄張續評論之語。至於李公煥對張續評論的考證、補充文字，則以小字二行的形式，註釋於下：

靖節之裔，不見於傳，獨袁郊《甘澤謠》云：「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于崑山。」<sup>13</sup>

溫汝能《陶詩彙評》所收各家考釋、評論文字，表現形式與李書相同，亦以每行低三格、小字兩行的方式呈現。為求張續評論之語，能與李公

<sup>10</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據南宋末年建刊巾箱本影印，1991），頁47。

<sup>11</sup> 同前註，頁49。

<sup>12</sup> 同前註，頁51、52。

<sup>13</sup> 同前註，頁52。

煥考釋文字清楚區別，在二段文字中間，以「○」隔開，此撰述體例亦本於宋人李公煥：<sup>14</sup>

張續曰：「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視世事無一可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詩〉、有〈責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既厚積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靖節之裔，不見於傳，獨袁郊《甘澤謠》云：「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于崑山。」（卷一，頁16）

「○」之後，即李公煥考證、箋釋文字。《陶詩彙評》中，凡「○」之後的文字，均為李公煥或其他諸家的考據、箋注文字，對所引原評論的補充意見，以「○」隔開，避免混淆雜廁者。至於張續的其他意見，李書則以「又曰」的方式，載錄於後：

又曰：「杜子美嘲先生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此固以文為戲耳！『驥子好男兒』，若以是嘲子美譽兒，亦豈不可哉？」<sup>15</sup>

溫著亦以「又曰」的方式，載錄張續意見於後（卷一，頁16）。《陶詩彙評》中，援引諸家評論之語，若有兩條或以上者，均如《箋註陶淵明集》般以「又曰」的方式，逐條載錄於後。至於趙泉山的評論，李公煥本言：

趙泉山曰：「靖節之父，史逸其名，惟載於陶茂麟《家譜》，而其行事，亦無從考見，惟〈命子詩〉曰：『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寔茲愠喜。』其父子風規蓋相類。」<sup>16</sup>

本段趙泉山評論文字，亦收錄於《陶詩彙評》中，惟溫本移此段評論於第六章之後，隨章隨評，更能清晰詮釋章旨（卷一，頁15）。

<sup>14</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穆天子傳：『天子銘跡於玄圃之上。』」頁188。

<sup>15</sup> 同前註，頁52。

<sup>16</sup> 同前註，頁52、53。



溫汝能《陶詩彙評》，以宋人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為底本的證據，亦可由所錄詩篇得到證明。溫著本〈歸園田居〉為六首，多出〈種苗在東皋〉一首；此外，溫書中又多出〈問來使〉一首、〈四時〉一首。前代陶集較早收入此三首詩者，有宋·湯漢《陶靖節詩注》、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二本。袁行霈《陶淵明研究》言：

我曾將此本與湯漢注本詳加比較，李公煥箋注本顯然是湯漢注本的擴充，在湯注之外又搜集了諸家評析。<sup>17</sup>

李書為湯本之擴充，並建立起自己的撰述體例。袁行霈又言：

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十卷，蒼萃眾說，開後世集注之風，例如在湯漢注以外有蔡氏注，見于卷二〈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又兼采諸家評語置于詩後，開後世集評之風。卷首輯錄總論，開後世輯錄淵明詩話之風。<sup>18</sup>

溫汝能《陶詩彙評》，效法《箋註陶淵明集》體例，並踵武李公煥，於〈歸園田居〉五首之後，收入〈種苗在東皋〉、〈問來使〉詩；於〈蜡日〉詩後，收入〈四時〉詩，體例上亦襲仿於李氏。〈種苗在東皋〉詩云：

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中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sup>19</sup>

李著，詩後次行空三格處，輯錄韓子蒼、湯東澗評語：

韓子蒼曰：「〈田園六首〉，末篇乃敘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皋〉為末篇，東坡亦因其誤而和之，陳述古本只有五首，予以為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為〈雜詠六首〉，江淹擬詩亦頗似之，但『開徑望三益』此一句不類。」<sup>20</sup>

錄湯東澗評語言：

<sup>17</sup>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頁198。

<sup>18</sup> 同前註，頁199。

<sup>19</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65。

<sup>20</sup> 同前註，頁65、66。

東澗曰：「『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則與陶公語判然矣！」<sup>21</sup> 溫氏《陶詩彙評》，亦於詩後次行空三格處，載入韓子蒼、湯東澗評語，並補入查初白之言，以及作者自己的考證意見：

查初白曰：「此詩入《文選》，亦以為江淹作。」（卷二，頁30）  
 愚按：此詩通體俱不類陶，「雖有荷鋤倦」句尤不類，其為後人贗擬無疑！細按之，亦非江作，韓云當如張本，題為〈雜詠六首〉，亦屬強附，姑並存之，以俟識者。（卷二，頁30）

溫氏以為，本詩為後人贗作無疑。〈種苗在東皋〉後，有〈問來使〉一首。詩云：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sup>22</sup>

詩後，《箋註陶淵明集》輯錄《西清詩話》與湯東澗評語：

《西清詩話》曰：「此篇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sup>23</sup>

東澗曰：「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偽為之。」<sup>24</sup>

《陶詩彙評》，除載入《西清詩話》與湯東澗評語外，並補輯張爾公、查初白二家評論，以及溫氏個人詩評意見：

張爾公曰：「末二句有淵明意致，似非晚唐人能作。」（卷二，頁31）

查初白曰：「此首東坡缺和，或以為非陶作，然太白詩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正用此篇結句，無可疑也！」（卷二，頁31）

愚按：陶詩自有樸實，實際不可企及，至其字句體貌，後人儘可剽竊，此篇雖有陶公情致，與田園末篇自別；然細按之，不過得其貌耳！似非陶作，張、查二說，未可據為定論也。（卷二，頁31）

<sup>21</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66。

<sup>22</sup> 同前註，頁66、67。

<sup>23</sup> 同前註，頁67。

<sup>24</sup> 同前註，頁67。

溫氏仍斷此篇為後人偽作。此外，《箋註陶淵明集》卷三〈蜡日〉詩後，有〈四時〉一首。詩云：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暉，冬嶺秀孤松。<sup>25</sup>

李書「四時」詩題之下，有小字箋注文字二行：

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覺。<sup>26</sup>

《陶詩彙評》此段文字，移置於詩後集評之處，許彥周《詩話》之後，並指出此段評論文字出自思悅：

許彥周《詩話》曰：「此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中。」（卷三，頁94）

思悅曰：「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覺。」（卷三，頁94）

此外，《陶詩彙評》並彙入劉斯立、陳倩父評論，以及溫氏個人見解：

劉斯立曰：「當是凱之用此足成全篇，篇中惟此警策，居然可知。或雖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矣。」（卷三，頁94）

陳倩父曰：「落落不倫，亦有致，更當以比體求之，辭春夏，居秋冬。」（卷三，頁94）

愚按：古人詩句，多有同時而後人誤入者，亦有此詩而彼摘用者，惟此四句，酷類陶體，非靖節無此超警之作。陳評謂其辭春夏，而居秋冬，當求之比體，則斷為陶作，而非顧作，似無疑義，置之靖節集中，誰曰不宜？（卷三，頁94）

溫氏以本詩為淵明詩作無疑。對此三詩，今人溫洪隆言：

李注本第二卷中的〈歸園田居〉第六首〈種苗在東臬〉本是梁江淹〈雜體詩三十首〉中的〈陶徵君潛田居〉，〈問來使〉本是宋蘇子美詩，卷三中的〈四時〉，本是晉顧愷之的〈神情詩〉。<sup>27</sup>

<sup>25</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148、149。

<sup>26</sup> 同前註，頁148。

<sup>27</sup> 溫洪隆，《新譯陶淵明集》（臺北：三民書局，2002），頁28。

認為三詩均非陶作。是故，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收錄三詩，溫汝能《陶詩彙評》賡續收錄，透過二書評語之對勘，溫書因襲之跡明顯，可知是以李書為撰著底本。

## (二) 為陶詩詩題作評論箋釋

為陶詩之詩題作評論箋注，自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已有之，惟數量不多，如〈詠三良〉，李氏於隔行空三格處言：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歿，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國人哀之，賦〈黃鳥〉。<sup>28</sup>

《陶詩彙評》繼承李氏體例，於隔行空三格處，以小字兩行，「按」語的形式言：

按：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歿，康公從亂命，以三子為殉，國人哀之，賦〈黃鳥〉。（卷四，頁118）

溫著自創體例，以小字二行形式輯錄，詩題與評論各有統屬，不相混淆，較之李公煥著體例更加分明。又如〈述酒〉詩題，李著於隔行空三格處言：

舊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意，諸本如此，誤！」<sup>29</sup>

《陶詩彙評》於「述酒」詩題之下，以小字兩行的形式，輯錄李書此段箋釋文字言：

按：題下舊注有儀狄造，杜康潤色之二句。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意，諸本如此，誤！」（卷三，頁88）

溫本直接於詩題之下，以兩行小字的撰述形式，輯錄李公煥的箋釋文字，體例亦本於李公煥，<sup>30</sup>惟加以「按」字。《陶詩彙評》中，援引前人考證箋注文字，為詩題作評論箋釋的情況，可分類為二種：

<sup>28</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180。

<sup>29</sup> 同前註，頁139。

<sup>30</sup> 同前註，卷三，〈責子〉，「責子」詩題之下，以小字兩行的形式，箋釋詩題言：「舒，儼；宣，俟；雍，份；端，佚；通，佟。凡五人，舒、宣、

### 1. 以「按」語的形式，為詩題作評論箋釋：

以「按」語的形式，為詩題作評論箋釋，多為溫氏立足於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的學術成果上，加以補苴罅漏，踵事增華、因革損益者。如〈和劉柴桑〉詩，在詩題之下，溫氏以小字兩行、「按」語的形式，箋釋詩題言：

按：劉柴桑，劉遺民也。名程之，字仲思，嘗作柴桑令云。（卷一，頁42）

〈和劉柴桑〉詩題之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以小字兩行的形式，箋釋詩題言：「遺民嘗作柴桑令。」<sup>31</sup>可見，溫氏的按語本於李公煥本，並有所增華補充。又如〈蜡日〉詩，在詩題之下，溫氏以小字兩行、「按」語的形式，箋釋詩題言：

蜡，助駕切。○按：蜡，臘祭名，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卷三，頁93）

為「蜡」祭之名義，考釋源流，探源竟委。至於「蜡」之反切，「按」語之箋釋文字，均本於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惟李公煥本以單行的形式體現。<sup>32</sup>又如〈詠二疏〉詩，於隔行空三格處，以小字二行，「按」語的形式，箋釋詩題言：

按：《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上疏乞骸骨，宣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也！』廣歸鄉里，日具酒食，故舊賓客，相與娛樂焉。」（卷四，頁116）

雍、端、通，皆小名也。」頁145。

<sup>31</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80。

<sup>32</sup> 同前註，頁148。

考證《漢書·疏廣傳》，為陶詩〈詠二疏〉的詩題作解題，並有助於詩意內容的理解。此考釋《漢書》本傳，為〈詠二疏〉詩題作箋釋，與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的箋註內容相同，惟李著以空三格、單行的格式呈現，溫本因襲跡象明顯。<sup>33</sup>又如〈詠三良〉詩，於隔行空三格處，以小字兩行、「按」語形式，箋釋詩題言：

按：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歿，康公從亂命，以三子為殉，國人哀焉，為之賦〈黃鳥〉。（卷四，頁133）

三良殉葬事蹟，最早見於《詩經·秦風·黃鳥》，以及《左傳·文公六年》。三良殉葬死事的責任歸屬，歷來聚訟紛紛，莫衷一是，由「康公用亂命」之語，已知溫氏對三良殉葬死事的責任，是抱持咎在康公的立場。本詩詩題，李公煥本箋釋言：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歿，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sup>34</sup>

溫氏改李公煥「康公從治命」的立場，為「康公從亂命」，雖因襲前人而不盲從，對史事有自己的價值與獨立判斷。又如〈於王撫軍座送客〉，於詩題下以小字兩行的形式，箋釋詩題言：

按：《晉書·王宏傳》：「十四年，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卷二，頁45）

本詩題李公煥本無箋釋。溫氏考證《晉書·王宏傳》，以「王撫軍」為王宏，並詳其職官歷履，透過溫氏的解題，有助讀者瞭解詩意。又如〈贈羊長史〉詩，有「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之小序，溫書於隔行空三格處，以小字兩行、「按」語的形式，箋註詩題言：

按：秦川即關中，羊長史名松齡，時銜左將軍朱齡石之命，詣行府，賀平關洛。（卷二，頁48）

本詩題，李公煥本於「秦川」二字下，箋釋「秦川」之意言：「關中。」<sup>35</sup>溫氏則對地名、人名、事蹟詳加考釋，〈贈羊長史〉詩與詩之小序，內

<sup>33</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177、178。

<sup>34</sup> 同前註，頁180。

涵得以豁顯，亦有助讀者把握詩意。《陶詩彙評》中，以「按」語的形式，箋釋評論詩題，作法導源於李公煥，然直接於詩題之下，以小字兩行的形式為之，抑或於隔行空三格處，以小字兩行的形式箋注詩題，並無固定統一之體例，此亦與《箋註陶淵明集》相同。

## 2. 援引諸家說法，為詩題作評論箋釋

《陶詩彙評》中，援引各家評論考釋文字，為詩題作箋釋評論，其形式概於次行空三格處，以小字兩行的格式為之。如〈擬古九首〉，詩題後，次行空三格處，有小字兩行言：

陳倩父曰：「〈擬古九章〉，情思回曲，辭旨纏綿，王元美之論〈離騷〉備都者，不能摘故也。即其句調，往往鄰〈十九首〉矣！」  
(卷四，頁95)

引陳祚明之語，<sup>36</sup>評〈擬古〉九首情思迴盪，辭旨纏綿，字句語調，與〈古詩十九首〉情旨相近，指出〈擬古〉九首的風格特徵。又如〈詠貧士七首〉，詩題隔行空三格處，有小字兩行：

何義門曰：「詩以言志，君子固窮七篇，皆自道。」(卷四，頁110)

引何焯之語，<sup>37</sup>以〈詠貧士〉七章，皆陶淵明用以自勵自慰，表達自己固窮守節，不改其志的情懷。又如〈讀山海經十三首〉，於次行空三格處，以小字兩行的形式，引陳倩父、蔣丹崖之語，箋釋詩題言：

陳倩父曰：「〈讀山海經〉詩，借荒唐之語，吐衄之情，倡為神怪，可以意逆。」(卷四，頁121)

<sup>35</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87。

<sup>36</sup> 陳祚明(1623-1674)，清浙江錢塘人，字允倩。生於明熹宗天啟三年，卒於清康熙十三年，年52歲。善詩及古文詞，家貧，在京師賣文為生，甚受公卿所重，而終以貧死。著有《稽留山人集》，又名《敝帚集》，以及《采菽堂古詩選》。按：由跋語「陳倩父祚明」之語，可知陳倩父為陳祚明。

<sup>37</sup> 何焯(1661-1722)，清江蘇長洲人，初字潤千，更字貺瞻，晚號茶仙，學者稱「義門先生」。生於順治十八年，卒於乾隆三十七年，年62歲。居室名「賚硯齋」，藏書數萬卷，多宋、元舊刻，於各本異同皆有記錄。有《義門讀書記》、《義門先生集》。

蔣丹崖曰：「首篇言興會所至，覽傳觀圖，為後十二首之綱，直是一段小引。以下七首，竟是遊仙詩。夸父而後五首，雜引刑天、巨猾，以喻共、鯀，言恃力為惡，不可入仙也。雖使《山海經》事，恪合首篇，俯仰宇宙，為此寓言。」（卷四，頁121）

引陳祚明之語，以為〈讀山海經十三首〉，是陶淵明假荒唐之語，神怪之言，寄託情懷與理想的作品，可以意逆之而知人論世；引蔣薰之言，為〈讀山海經十三首〉組詩，分門析類，第一首猶如全詩的總綱；二至八首類似遊仙詩；九至十三首雜引刑天、巨猾、共工、鯀等神話傳說人物，其恃力為惡，無法成仙，以借題發揮，諷刺世事，寄寓惡當有報的道理。又如〈時運〉，小序言：「時運，遊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獨遊，欣慨交心。」次行空三格處，有小字二行言：

鍾伯敬曰：「遊覽詩人，只說得欣字，說不得慨字。合二字，始為真曠真遠，淺人不知。」（卷一，頁3）

引鍾惺之語，<sup>38</sup>表現詩人既醉心於自然美景的歡欣，同時面對時移世異，古風莫存，曲折表達詩人的不滿，欣慨交織的複雜心情。

### （三）為陶詩的詩句作箋注箋釋

清代考據學發達，樸學臻於極盛，士人研究陶詩，致力於陶詩相關資料的匯編考訂等，每以考據學的手法為之，形成一時治學風氣。本書名「彙評」，雖以匯集諸家評論於一編，方便讀者參考檢索為撰述宗旨，然「於每句下，略加諸家箋釋，而不及列其姓氏，亦以所重在評，不重乎箋也」，亦兼及於詩句的箋釋箋注，不脫一時陶學風氣。《陶詩彙評》中，為陶詩的詩句作箋釋箋注的情況，可區別為二種情況：

<sup>38</sup> 鍾惺（1574-1624），字伯敬，竟陵人。生於明神宗萬曆二年，卒於明熹宗天啟四年，年51歲。有《古詩歸》。



### 1. 直接為詩句作箋釋箋注：

於詩句之下，以小字兩行的形式，為詩句的字義、詞義、異文、詩義、地理、史事作箋釋箋注，這部分有些是對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研究成果的繼承，其中不少箋註並有溫氏的踵補增華。其具體之例如下：

#### (1) 箋注詩句的字義：

如〈命子〉詩，「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句，「遽而求火」下注云：  
厲，醜惡也。《莊子·天地篇》：「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視之，惟恐其似己。」（卷一，頁16）

「厲，醜惡也」為溫氏增補，以下文字承襲自李公煥本。又如〈形贈影〉詩，「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淒淒」句，「淒」下注云：

淒，涕流貌。〈王粲詩〉：「涕流連淒。」（卷一，頁22）

此處，李公煥本下注云：「淒，如之切，涕流貌。」<sup>39</sup>又如〈遊斜川并序〉，「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句，「湍」下注云：

湍，急瀨也。（卷二，頁33）

此處，李公煥本注云：「湍，急瀨也。」<sup>40</sup>又如〈飲酒二十首·羲農去我久〉，「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句，「真」下注云：

復，返也。（卷三，頁85）

又如〈擬古九首·日暮天無雲〉，「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句，「歌」下注云：

曙，東方明也。〈董卓傳〉：「光明達曙。」《尚書》：「酣歌於室。」（卷四，頁100）

此處，李公煥本注云：「曙，東方明。」<sup>41</sup>又如〈讀山海經十三首·迢遞槐江嶺〉：「西南望昆墟，光氣難與儔」句，「墟」下注云：

墟，本作虛，山下基也。一作侖，非。（卷四，頁123）

<sup>39</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56。

<sup>40</sup> 同前註，頁69。

<sup>41</sup> 同前註，頁156。

## (2) 箋注詩句的詞義：

如〈歸園田居·悵悵獨策還〉，「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屬」句，「屬」下注云：

屬，一作局。近屬，謂親賓之相近者。（卷二，頁29）

又如〈遊斜川并序〉，「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句，「中觴縱遙情」下注云：

中觴，言酒半也。觴，或作腸，恐誤。（卷二，頁33）

又如〈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疎」句，「投策命晨旅」下注云：

投策，捨杖也；旅，一作裝。（卷三，頁54）

又如〈飲酒二十首·顏生稱為仁〉，「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句，「顏生稱為仁」下注云：

顏生，回也。（卷三，頁78）

又如〈飲酒二十首·貧居乏人工〉，「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句，「灌木荒余宅」下注云：

灌木，叢木也。（卷三，頁81）

此處，李公煥本下注云：「灌木，叢木也。」<sup>42</sup>

## (3) 箋注詩句的異文：

如〈歸園田居·野外罕人事〉，「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句，「寡」字下注云：

一作鮮。（卷二，頁27）

故本句他本或作「窮巷鮮輪鞅」。又如〈遊斜川并序〉，「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句，「十」字下注云：

一作日。（卷二，頁32）

故本句他本或作「開歲倏五日」。又如〈飲酒二十首·貧居乏人工〉，「歲月相從過，鬢邊早已白」句，「歲月相從過」下注云：

<sup>42</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130。

一作催逼。(卷三，頁81)

故本句他本或作「歲月相催逼」。又如〈飲酒二十首·疇昔苦長飢〉，「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句，「遂盡」下注云：

一作終死。

「終死」下注云：

一作拂衣。(卷三，頁84)

故二句他本或作「終死介然分，拂衣歸田里」。又如〈飲酒二十首·青松在東園〉，「提壺掛寒柯，遠望時復為」句，「遠望時復為」下注云：

一作復何為，言時復為飲也。(卷三，頁76)

故本句他本或作「遠望復何為」。又如〈時運并序〉，「稱心而言，人亦易足」句，「人亦易足」下注云：

一作人亦有言，稱心易足。(卷一，頁3)

故二句他本或作「人亦有言，稱心易足」。又如〈雜詩十二首·閑居執蕩志〉，「沈陰擬薰蕕，寒氣激我懷」句，「寒氣激我懷」下注云：

一作汎舟擬薰司，悲風激我懷。(卷四，頁108)

故二句他本或作「汎舟擬薰司，悲風激我懷」。

#### (4) 箋釋詩句的詩義：

如〈停雲并序〉，「八表同昏，平陸成江」句，「平陸成江」下箋釋其詩義言：

句即陵谷遷變之意。(卷一，頁2)

此處，李公煥本下注云：「二句蓋寓飄回霧塞、陵遷谷變之意。」<sup>43</sup>又如〈連雨獨飲〉，「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句，「重觴忽忘天」下箋釋其詩義云：

重觴，累獻也。謂初酌時百情交集，重觴後天機渾忘也。(卷二，頁40)

<sup>43</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34。

又如〈移居二首·昔欲居南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句，「樂與數晨夕」下箋釋其詩義云：

數相見之，頻言樂與處也。（卷二，頁40）

又如〈與殷晉安別并序〉，「遊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句，「一遇盡殷勤」下箋釋其詩義云：

懶真子云：「遊好非久長，一本作少長。」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遊從也，但今一相遇，故訂交耳。（卷二，頁46、47）

此處，李公煥本下注云：「懶真子云：『遊好非久長，日本作少長。』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遊從也，但今一相遇，故訂交耳。』」<sup>44</sup>

又如〈擬古九首·少時壯且厲〉，「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句，「渴飲易水流」下箋釋其詩義云：

荊軻為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賓客送至易水之上，歌為變徵之聲。（卷四，頁100）

此處，李公煥本下注云：「荊軻為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賓客皆送至易水之上。」<sup>45</sup>

#### （5）箋釋詩句的地理：

如〈答龐參軍并序〉，「懽心孔洽，棟宇惟鄰」句，「棟宇惟鄰」下箋釋其地理云：

鄰，新居鄰也。時淵明新居南里之南村，即栗里也。（卷一，頁10）

此處，李公煥本下注云：「時新居南里之南村，即栗里。鄰，新居鄰也。」<sup>46</sup>又如〈贈羊長史并序〉，「聖賢留餘迹，事事在中都」句，「事事在中都」下箋釋其地理云：

顏師古曰：「中都在太原。」（卷二，頁48）

<sup>44</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86。

<sup>45</sup> 同前註，頁157。

<sup>46</sup> 同前註，頁44。

此處，李公煥本下注云：「洛陽，西晉之故都；長安，乃秦、漢所都。」<sup>47</sup>溫氏說本顏師古，所注「中都」所在與李公煥不同。又如〈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如何捨此去，遙遙至西荊」句，「遙遙至西荊」下箋釋其地理云：

李善云：西荊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荊州為西也。（卷三，頁58）

又如〈擬古九首·少時壯且厲〉，「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句，「張掖至幽州」下箋釋其地理云：

《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卷四，頁100）

又如〈讀山海經十三首·夸父誕宏志〉，「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句，「俱至虞淵下」下箋釋其地理云：

虞淵即禺谷，日所入也。夸父追日逮於此，今在虞淵。（卷四，頁126）

#### （6）箋釋詩句的史事：

如〈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商歌非吾事，依依在偶耕」句，「商歌非吾事」下箋釋其史事云：

《淮南子》：寧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商，秋聲也。（卷三，頁58）

又如〈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平津苟不由，棲遲詎為拙」句，「平津苟不由」下箋釋其史事云：

平津，平道也。漢元朔中，武帝詔封公孫宏為平津侯。（卷三，頁61）

<sup>47</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88。

此處，李公煥本下注云：「漢元朔中，武帝詔封公孫弘為平津侯。」<sup>48</sup>又如〈飲酒二十首·顏生稱為仁〉，「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句，「長飢至於老」下箋釋其史事云：

《史記》：回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上句指回，下句指榮公也。  
（卷三，頁78）

又如〈飲酒二十首·子雲性嗜酒〉，「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句，「何嘗失顯默」下箋釋其史事云：

《漢·董仲舒傳》：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卷三，頁83）

又如〈詠貧士七首·榮叟老帶索〉，「賜也徒能辨，乃不見吾心」句，「乃不見吾心」下箋釋其史事云：

《家語》：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原憲，憲攝敝衣冠見之。子貢曰：「子病乎？」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者，乃貧也，非病也。」（卷四，頁112）

## 2.以「按」語的形式，為詩句作箋釋箋注：

於詩句之下，以小字兩行、「按」語的方式，為詩句的字義、詞義、詩義、史事、地理作箋釋箋注，部分箋注成果亦為對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成果的繼承。其具體之例如下：

### (1) 以「按」語的形式，箋注詩句的字義：

如〈九日閑居并序〉，「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句，「塵爵恥虛罍」下注云：

按：《埤雅》：一升曰爵。《爾雅》：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注》：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卷二，頁26）

<sup>48</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104。

又如〈還舊居〉，「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句，「阡陌不移舊」下注云：

按：《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卷三，頁63）

(2) 以「按」語的形式，箋注詩句的詞義：

如〈勸農〉，「儋石不儲，飢寒交至」句，「儋石不儲」下注云：

按：揚子《方言》：齊之東北，海、岱之間，瑩謂之儋。《史記·貨殖傳》：漿千儋注一儋，兩瑩也。〈揚雄傳〉：家無儋石之儲。《通雅》云：《漢書》一石為石，再石為儋，言人儋之也。平聲，通作擔。（卷一，頁12）

又如〈五月旦作和戴主簿〉，「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句，「晨色奏景風」下注云：

又按：《史記·律書》：景風者，居南方景者，言陽道竟，故曰景風。（卷二，頁39）

此處，李公煥本下注云：「《史記·律書》：景風者，居南方景者，言陽道竟，故曰景風。」<sup>49</sup>又如〈連雨獨飲〉，「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句，「運生會歸盡」下注云：

按：大運中凡有生者，謂之運生。（卷二，頁39）

又如〈移居二首·昔欲居南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句，「聞多素心人」下注云：

按：《古詩解》：素心謂本心，質素無炫飾也。顏延之〈陶徵士誄〉：「長實素心。」蓋用此。（卷二，頁40）

(3) 以「按」語的形式，箋釋詩句的詩義：

如〈九日閑居并序〉，「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頽齡」句，「菊為制頽齡」下箋釋其詩義云：

按：《荊州記》：菊花水飲之，能瘳疾延壽。（卷二，頁26）

<sup>49</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77。

又如〈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句，「始室喪其偏」下箋釋其詩義云：

按：《栗里譜》：靖節年二十喪偶，取妾翟氏。（卷二，頁36）此處，李公煥本下注云：「其年二十喪偶，繼取翟氏。」<sup>50</sup>又如〈讀山海經十三首·孟夏草木長〉，「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句下，箋釋其詩義言：

按：《漢書》：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門外多長者車轍。《韓詩外傳》：楚狂接輿妻曰：「門外車轍何其深！」（卷四，頁121）

又如〈讀山海經十三首·精衛銜微木〉，在詩句之後，箋釋「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之詩義云：

按：《山海經》：女娃，炎帝少女，游於東海，溺而不返，化為精衛，俗呼帝女雀，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卷四，頁127）

#### （4）以「按」語的形式，箋釋詩句的史事：

如〈神釋〉，「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句，「彭祖愛永年」下，箋釋詩句之史事云：

按：彭祖，姓錢名鏗，顓頊元孫，堯封於彭城，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卷一，頁24）

此處，李公煥本下注云：「彭祖，姓錢名鏗，顓頊玄孫，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sup>51</sup>又如〈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句下，箋釋詩句之史事云：

按：史東戶氏之時，耕者餘餼，宿之隴畝。（卷三，頁65）

又如〈飲酒二十首·衰榮無定在〉，「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句下，箋釋詩句之史事云：

<sup>50</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73。

<sup>51</sup> 同前註，《箋註陶淵明集》，頁57。



按：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世謂之「東陵瓜」。（卷三，頁70）

此處，李公煥本下注云：「《漢·蕭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又如〈飲酒二十首·顏生稱為仁〉，「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句下，箋釋詩句之史事云：

按：前漢陽王孫臨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尸親土。」其子遂裸葬之。（卷三，頁78）

此處，李公煥本下注云：「前漢陽王孫臨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遂裸葬。」<sup>52</sup>又如〈詠貧士七首·榮叟老帶索〉，「原生納決屨，清歌暢商音」句下，箋釋詩句之史事云：

按：原生，原憲也。貧甚，居環堵之室，納屨則踵決，常徐步曳杖而歌〈商頌〉，聲如出金石。（卷四，頁111）

#### （5）以「按」語的形式，箋釋詩句的地理：

如〈問來使〉，「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句，「早晚發天目」下箋釋其地理云：

按：天目山在浙西。（卷二，頁30）

此處，李公煥本下注云：「山名，在武林。」<sup>53</sup>武林在今浙江杭縣，以西有武林山而得名。又如〈移居二首·昔欲居南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句，「昔欲居南村」下箋釋其地理云：

按：《江州志》：公本居山南之上京，後遇火徙此。楊恪云：「柴桑南村，即栗里也。」（卷二，頁40）

<sup>52</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126。

<sup>53</sup> 同前註，頁66。

又如〈讀山海經十三首·迢遞槐江嶺〉，詩云：「迢遞槐江嶺，是謂元圃邱。西南望昆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游。」句下箋釋其地理云：

按：《山海經》：槐江之山，其上多琅玕，寔惟帝之平圃。南望昆侖，其光熊熊，其氣魂魂，爰有瑤流，其清落落。平圃即元圃，《穆天子傳》：天子銘迹於元圃之上。○昆侖在今肅州南，故曰南望，二字舊本從山，非。（卷四，頁123）

此處，李公煥本下注云：「《山海經》云：『槐江之山，其上多琅玕，寔惟帝之平圃。南望昆侖，其光熊熊，其氣魂魂，爰有瑤流，其清洛洛。平圃即玄圃，瑤流上音遙。』○《穆天子傳》：『天子銘迹於玄圃之上。』」<sup>54</sup>

#### （四）彙集諸家考據評論於一編，以利讀者參考檢索

溫汝能《陶詩彙評》，踵武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的述作宗旨，並承襲其體例，彙集諸家考證評論文字於一編，以利讀者參考檢索，故書名「彙評」；所收均是著名陶學者的評點意見，取捨精當，資料豐富，學陶者幾可取足於此，不假他求，極具實用價值。故彙評之部分，不僅是本書核心所在，撰述宗旨之所寄，也是全書最有價值之處。「於每篇末，標明姓氏，詳摘其評語錄之，至其評之之人，則未暇審其世次先後，以所重在評，非論其人也。」於詩篇之後空三格處，以小字兩行的形式，羅列各家評論文字，至於諸人先後世次，則未遑暇顧及，以其述作重在評點之故。「最末則時綴以鄙見，非敢自言評也，所冀因是尋求，庶幾神與古會，而淵明之詩也、心也、人也，或將且暮遇之，是亦論世之一證也！」多數篇章最後均以「愚按」的形式，著錄溫氏個人評論意見，表其研究陶詩的心得，達其陶學的一家之言。如〈飲酒二十首·結廬在人境〉，詩篇後收錄有諸家的評論文字：

<sup>54</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188。

王荊公曰：「淵明詩有奇崛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四句，自來詩人無此句也。」

東坡曰：「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

蔡寬夫曰：「俗本多以『見』為『望』字，若爾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一字之誤，害理如此。」

張九成曰：「此即淵明畎畝不忘君之意也。」

張爾公曰：「『結廬』一句起手妙，『心遠地自偏』雖涉指點，纔一說破，意味索然矣！」

蔣丹崖曰：「此心高曠，興會自真，詩到佳處，只是語盡意不盡，若張無垢謂：『淵明畎畝不忘君之意，似以南山作比語』，恐不然。」

陳倩父曰：「心遠地即偏，公固不蹈東海，採菊見山，此有真境，非可言宣，即所為桃源者是耶？」

何義門曰：「『辨』字與前『問』字相應。」

沈確士曰：「胸有元氣自然流出，稍著痕迹便失之。」

愚按：淵明詩類多高曠，此首尤為興會獨絕，境在寰中，神遊象外遠矣！得力在起四句，奇絕妙絕，以下便可一直寫去，有神無迹，却於此處領取，俗人反先賞其採菊數語，何也？至結二句，則愈真愈遠，語有盡而意無窮，所以為佳。張評謂：「篇中有畎畝不忘君之意」，真嫌著相。（卷三，頁73、74）

由於《陶詩彙評》以《箋註陶淵明集》為底本，並承其撰述體例，故篇後彙集諸家評論之語，均以李公煥本所錄諸家評語，羅列於前，其他諸家評語補充排列於後。本篇王荊公、蘇東坡、蔡寬夫、張九成四家評論，均見載於《箋註陶淵明集》，<sup>55</sup>張爾公以後為溫氏以他籍補入，最後以「愚按」的方式，著錄溫氏個人評陶意見。若篇中所錄之家評論達二條

<sup>55</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118、119。

以上者，則以「又曰」的形式，著錄於其後，此亦步履李公煥著述體例者。如〈贈羊長史并序〉：

陳倩父曰：「得知二句，語率而健；路若以後，一氣下，低昂淋漓，而聲調不近。」

又曰：「此宋武平關中時作，不鋪張武功，不寄思三傑，而獨寄懷商山先生，隱遁之志，早已決矣！」

聞人訥甫曰：「劉裕平關中，越三年即受晉禪，陶公此詩，念黃、虞、謝、綺、角，蓋致慨於晉、宋之間也。言雖易盡，意奚能舒乎？」

何義門曰：「起二句託意非常，得知以下六句，言僅以書知之餘迹，向者未之見也。九域二句，逸興高騫，義熙十三年八月，平姚泓也。」

又曰：「末語見始皇雖一九域，四皓逃之，此篇所以庶武羅於羿、奡之域，想王躅於亡齊之境，聊以寄其難言之隱也。」（卷二，頁49）

「又曰」之條，分別為陳倩父、何義門的意見。《陶詩彙評》中，彙集諸家評論文字，據筆者統計，計有50家，461條。其中，以陳倩父最多，達134條；何義門次之，達74條；蔣丹崖又次之，<sup>56</sup>有64條之多。<sup>57</sup>此外，《陶詩彙評》雖承襲李書撰述體例，內容上仍有開創之處，突破前人侷限與窠臼。李公煥著彙集諸家評論文字，概列於詩篇之後，《陶詩彙評》

<sup>56</sup> 蔣薰（1610-1693），明末清初浙江嘉興人，字丹崖。生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卒於清康熙三十二年，年84歲。自稱南村退叟，終年不入城市，日以詩文自課，有《留素堂集》、評《陶淵明詩集》。

<sup>57</sup> 收錄諸家評論，尚有沈確士29條，查初白20條，湯東潤18條，趙泉山15條，張爾公、蘇東坡各11條，鍾伯敬9條，聞人訥甫、孫月峰、黃般菴各6條，思悅、黃山谷各5條，韓子蒼4條，周青輪、譚友夏、劉後邨、張績、胡仔、蔡寬夫、葛常之、朱文公各2條，高元之、楊誠齋、鶴林、駱庭芝、薛易簡、洪駒父、王荊公、張九成、定齋、浪齋、張文潛、許彥周、劉斯立、沃儀仲、仲宣、陳仲醇、曾紘、祁寬、唐子西、歐陽文忠、李格非、休齋各1條。此外，引《冷齋夜話》、《西清詩話》、《詩眼》、《石林詩話》四本書，各1條。

則部分詩章之後，亦有諸家評論與撰者按語。如〈酬丁柴桑〉詩二章，首章詩後有陳倩父、沈確士評論：

陳倩父曰：「餐勝八字佳，『聆善若始』，言若始聞者，然不有其善也。」

沈確士曰：「末二語可作箴規。」（卷一，頁9）

又如〈勸農〉詩六章，二章詩後溫氏按言：

愚按：首章推原上古，言農之所自始，此章以莊語勸之，見農宜勤於耕也。（卷一，頁11）

於詩章之後隨章隨評，隨評隨按，不僅體例更加分明，更能有效豁顯詩旨，使讀者有會於心。

《陶詩彙評》中溫氏「愚按」之語，據筆者統計，共有202條，這部分最能代表撰者的陶學成就，成其一家之說，表其研陶之精髓。筆者以為，《陶詩彙評》中溫氏以「愚按」方式表現的評論，可概歸納為以下數方面：

### 1. 對陶詩詩篇進行審美鑑賞：

對詩篇進行審美鑑賞，是評論詩歌的基本要點，在《陶詩彙評》中，對陶詩的內涵、韻致、意境、藝術特徵進行審美鑑賞，是溫氏評論的重要部分。如〈九日閑居并序〉言：

愚按：起五字包括無限，已領起通篇大意。沈確士謂比古詩「人生不滿百」二句，鍊得更簡更道。予謂陶詩不事雕飾，何曾著意研鍊，而自爾淵雅含融，此陶之所以不可及也。（卷二，頁26）

指出首句「世短意常多」五字，能涵括全詩大旨，引領通篇詩意，較之古詩「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二句，琢字鍊句更加簡潔遒勁。由於陶詩具有不事雕飾，不著意研鍊，平澹自然的特質，故能淵雅含融，不可企及，此為陶詩佳妙之所在。又如〈歲暮和張常侍〉，溫氏評言：

愚按：此篇音節悲古，起結尤感歎欲絕，蓋人生境遇無常，撫己慨然，正非淵明所獨，惟淵明當日之懷，有難以告人者，故其觸景增慨，比他人為獨深也。（卷二，頁51）

指出本詩音節悲古，感歎欲絕，詩人憂世傷時，痛苦憤激的心情。此無常的人生境遇，並非淵明所獨有，獨淵明道得出，蓋淵明作詩當日情懷悲苦，有難以告人者，故能觸景增慨，發為吟詠，感慨獨深。又如〈飲酒二十首·結廬在人境〉，溫氏評言：

愚按：淵明詩類多高曠，此首尤為興會獨絕，境在寰中，神遊象外遠矣！得力在起四句，奇絕妙絕，以下便可一直寫去，有神無迹，卻於此處領取。俗人反先賞其「採菊」數語，何也？至結二句，則愈真愈遠，語有盡而意無窮，所以為佳。張評謂：「篇中有吠畝不忘君之意」，真嫌著相！（卷三，頁74）

指出陶詩類多淡遠高曠，本首更是陶詩中興會獨絕之作！溫氏認為本詩得力之處在起首四句，蓋惟有心遠塵世之人，方能身在人境，卻地自偏遠，不雜染俗情。世人卻往往歎賞其「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然二句雖境與意會，意從心來，由美好暮景中體悟了人生的真意，然無此世我兩絕，悠閒自在的心境，如何能得？至結尾二句欲辯忘言，有意留給讀者去想像，言有盡而意無窮，更加淳真自然，耐人尋味！張氏評本詩「有吠畝不忘君之意」，以淵明為身在田園，心懷魏闕，更嫌著相！又如〈飲酒二十首·秋菊有佳色〉，溫氏評言：

愚按：秋菊之佳，愛菊者誰不知之，誰不慕之，惟此起五字渾成，却無人道得出，淵明可謂菊花知己。（卷三，頁76）

秋菊之佳，人所共知，起五字「秋菊有佳色」，出語自然渾成，卻又無人道得出，獨淵明品格高潔，故能睹物興感，觸景生情，意會尤深！淵明採菊泡酒，顧影獨盡，忘卻世情，其恬淡自得與傲視世俗的情懷，與傲霜的秋菊遙相呼應，故能出語渾成，為菊花知己。

## 2. 對前人詩評表示商榷意見：

《陶詩彙評》彙集諸家評論陶詩之語，以供讀者檢索參酌，諸家攻究陶詩各有門徑旨趣，各抒己見，騁其一家之說，所得往往異見紛呈。溫氏「愚按」之語，有相當部分在自據己見，反駁前人見解，表其一家之言。如〈飲酒二十首·清晨聞叩門〉，溫氏評言：

愚按：篇中不過設為問答，以見志耳。所云田父，正不必求其人以實之也，陳、蔣二評，未免稍涉粘著。縱即有其人，然不以入耳之言來相勸勉，自不得不以峻詞拒之矣。（卷三，頁77）

本詩情節生動，有人物，有對話，人物性格鮮明，對話語氣逼真，是一篇情趣盎然寓意高遠的作品。溫氏以為詩中田父不必真有其人，實為淵明自設問答，以表其心志之作，反駁陳倩父、蔣丹崖田父實有其人之見。又如〈飲酒二十首·有客常同止〉，溫氏評言：

愚按：篇中言醒者愚，而醉差穎，或謂淵明嗜酒，故為左袒之論，豈知其悲憤牢騷，不過寄意於酒，遂言之不覺近於謔耳。淵明豈真左袒醉人哉？善讀陶者，當自得之。（卷三，頁80）

本詩寫醉者與醒者相處在一起，而志趣各異。溫氏以醒者為愚，醉者為穎，醒者為俗人，醉者為高士，反駁湯東澗「淵明蓋沈冥之迹者，故以醒為愚，而以兀傲為穎耳」之見解。淵明非因嗜酒之故，而左袒醉人，實將滿腔悲憤牢騷，寄意於酒，使言語不知不覺近於戲謔之故。又如〈責子〉，溫氏評言：

愚按：淵明諸子，使皆知學為其父者，何必戲謔乃爾？以〈命子〉詩意參之，父之於子，真有無可如何者，山谷之評，未免強作解人。（卷三，頁92）

本詩以戲謔口吻責怪兒子們不好學上進，體現淵明和樂平易，慈祥戲謔的性情。對此詩，溫氏認為黃山谷不無「強作解人」之嫌，蓋兒子辜負淵明的期望，淵明實在無可奈何之中，只能委之天命，並以曠達的情懷消遣自適。

### 3. 對詩句的史實進行評論：

傳世陶詩，每有稱引史傳與神話傳說以抒情寄慨者，若與相關傳世典籍對勘，其事蹟往往斑斑可考。《陶詩彙評》中溫氏「愚按」之語，有相當部分是在對詩篇援引的史實與人物事蹟，為之作考據評論，表達其史觀與一己見解者。如〈命子〉第五章詩後，溫氏評言：

愚按：晉成帝時，蘇峻反逆，宮闕為墟，侃身為督將，手握強兵，即當涕泣誓師，畢力討賊，乃始以不與顧命為辭，繼遣龔登復欲追兵還鎮，於君臣大節有所未盡，君子惜之！幸而溫嶠再三邀說，卒能感悟，戎服登舟，誅峻成功，以補其過，論者謂長沙之心，不無可議。長沙之績，寔不可沒，心跡固不相掩，讀者其權衡于輕重之間，可乎？（卷一，頁14、15）

溫氏以為，蘇峻反逆時，陶侃身為督將，手握重兵，卻不思忠於王室，戮力勤王討賊，卻以推諉之詞，顧盼棲遲，首鼠兩端；幸在溫嶠遊說之下，終能感悟，誅峻成功，以補其過，故「前史多議其非純臣」。<sup>58</sup>其事功固不可沒，然其心跡亦不無可議之處，評定陶侃的事蹟功過，必需多方權衡考量，才能給予公平客觀的評價！在〈命子詩〉中，陶淵明對陶侃功業備極盛讚，言長沙公心期高遠，實不無誇飾祖德，為祖者諱，為親者諱之意。又如〈飲酒二十首·長公曾一仕〉，溫氏評言：

愚按：張摯字長公，漢張釋之之子也，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終身不仕。後漢楊倫，字仲理，為郡文學掾，去職，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仲理少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篇中引用二子，淵明蓋以自況，辭近牢騷，末數語，頗有傲世之意。（卷三，頁80）

本詩為借史詠懷的詠史詩，詩中歌詠西漢張摯、東漢楊倫兩位歷史人物。溫氏以為，本篇蓋淵明藉以自況，以他人酒杯，澆己胸中塊壘，辭近牢騷之作。張摯因不能取容當世，辭官之後，終身不仕；楊倫雖敢於

<sup>58</sup> 蔣丹崖曰：「長沙公侃，前史多議其非純臣，而此心有不可問者，陶翁蓋為祖諱也。」清·溫汝能，《陶詩彙評》，卷一，頁14。



抗顏直諫，卻曾多次復出，故淵明對之頗有微詞。篇中引用二人事蹟，旨在藉此表達其隱居不仕，歸耕以終的決心。又如〈飲酒二十首·子雲性嗜酒〉，溫氏評言：

愚按：《漢書》：揚雄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餽從游學，篇中引子雲事，湯評云：「託以自況」，以予觀之，不肯言伐國，淵明賢於子雲遠矣，豈可同日語哉？（卷三，頁84）揚雄一生從未有過不言伐國之事，後來反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歌頌王莽，寫下遭受後人非議的〈劇秦美新〉，此與陶淵明實有天淵之別，故溫氏借湯漢之評語，以此為淵明「託以自況」之辭，旨在表其不逢迎官場的品格志節。「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應是指柳下惠之事，溫氏以為陶淵明歌詠此事，應是借柳下惠的事蹟來自比自況。故本詩應是陶淵明借揚雄、柳下惠二人事蹟來述懷之作。淵明之人格行事，實遠於揚雄，更近於柳下惠，故溫氏言淵明「賢於子雲遠矣！」

#### 4. 考釋詩篇的寫作時間：

《陶詩彙評》中，溫氏「愚按」之語，有相當部分在為詩篇的寫作時間作箋釋考證，以《栗里譜》與《年譜》為主要考據書籍，考釋詩篇創作的時間、地點，部分並及於創作背景的討論。如〈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先師有遺訓〉，溫氏評言：

愚按：癸卯為元興二年，公年三十九。《栗里譜》云：「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湓城，故有〈懷古田舍〉也。（卷三，頁61）

以《栗里譜》考證本詩的寫作時間，寫作地點，以及時正「宅憂居家」的創作背景。溫氏以為本詩作於陶淵明39歲，此時淵明正由江陵回歸柴桑故里，適值丁憂家居，「宅憂居家，思湓城」，故有此首之作。又如〈戊申歲六月中遇火〉，溫氏評言：

愚按：《栗里譜》：「義熙四年戊申，公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攷其舊宅，居於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於南里之南村。（卷三，頁66）

以《栗里譜》考證本詩的寫作時間，寫作地點，以及遭遇回祿的重大人生事件，交代了詩篇的創作背景，以及遷居南村的生活歷程。溫氏以為本詩作於義熙四年戊申，淵明是年44歲，時居於柴桑縣之柴桑里，遭遇回祿之變，三年之後徙居於南里之南村。又如〈飲酒二十首·疇昔苦長飢〉，溫氏評言：

愚按：《年譜》：「元興二年癸卯，公年三十九，是歲桓靈寶篡晉，改元永始，故云多所恥。自向立之年，又復一紀，則是義熙十三年也。是年劉裕平關中，越三年，宋受晉禪。又按：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云復一紀，則賦此〈飲酒〉，當是義熙十二、三年間也。要之，淵明〈飲酒詩〉，本非一時所作，觀其小序云：「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於此可見。（卷三，頁85）

以《年譜》考證本詩的寫作時間，認為淵明自義熙元年歸田，至今又過了十二年，故此詩當作於義熙十二、三年之間。時劉裕已平定關中，三年之後篡晉自立，建立劉宋王朝。溫氏並援引小序之言，「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之語，斷定〈飲酒詩〉非一時一地之作，實乃淵明飲酒之後，興之所至的自娛之作，故辭無詮次，久而匯集成編者。

### 三、本書的錯誤與溫氏評論的商榷之處

#### （一）本書的錯誤之處：

本書不乏錯別字，如〈遊斜川并序·序〉：「若夫『層』城，傍無依接。」誤「曾」字為「層」字（卷二，頁31）；<sup>59</sup>〈雜詩十二首·我行未云遠〉：「離鷗鳴清池」下箋注言：

<sup>59</sup> 又，詩後駱庭芝評語：「『層』城，落星寺也。」亦誤「曾」字為「層」

《玉篇》：鷓似雞而大，《楚詞》：「鷓雞啁嘶而悲鳴。」（卷四，頁109）

誤《楚辭》之「辭」字為「詞」；<sup>60</sup>〈責子〉詩後陳倩父評語：「此與〈命「了」詩〉意同耶？」誤〈命子詩〉之「子」字為「了」字（卷三，頁91）；〈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平津苟不由」句，下箋注云：「武帝詔封公孫『宏』為平津侯」，誤「弘」字為「宏」（卷三，頁61）；〈四時〉詩彙評部分，思悅、劉斯立之評語，「顧愷之」的「愷」字，誤為「凱」字；<sup>61</sup>〈詠貧士七首·榮叟老帶索〉詩後陳倩父評語：「苟得非『知』欵」，誤「苟得非『所』欵」之「所」字為「知」字（卷四，頁112）。又，書中凡言及「蔣丹崖」處，均誤「崖」字為「厓」字。<sup>62</sup>

除錯別字頗多外，書中論點亦有錯誤之處。〈有會而作并序〉：「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句下，溫氏箋注言：

吝，恨也，用黔敖事。此由衷之言，黔婁固不近情。（卷三，頁92）

四句化用《禮記·檀弓》典故：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sup>63</sup>

施粥的善心人士是黔敖，至於蒙袂輯屨、不近人情的饑者，《禮記》並未載其姓名，然溫氏卻將這位不食嗟來之食，終至餓死的饑者，認為是

字。卷二，頁32。

<sup>60</sup> 又，〈擬挽歌辭三首·荒草何茫茫〉：「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下箋注言：「《楚詞》：『風颯颯兮木蕭蕭。』」亦誤《楚辭》為《楚詞》。卷四，頁131。

<sup>61</sup> 〈四時〉詩彙評部分，思悅「此顧『凱』之〈神情詩〉」，以及劉斯立「當是『凱』之用此足成全篇」，均誤「愷」為「凱」字。卷三，頁94。

<sup>62</sup> 如〈停雲〉詩後，「蔣丹『厓』」曰，誤「崖」字為「厓」字。卷一，頁2。《陶詩彙評》中，凡提到「蔣丹崖」，均誤為「蔣丹厓」，在此不一一列舉。

<sup>63</sup> 孫希旦撰，《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頁298。

「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的高士黔婁，不僅毫無根據，也與史實記載不符。據劉向《列女傳》載：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諡？」其妻曰：「以『康』為諡。」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諡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為『康』，不亦宜乎？」<sup>64</sup>

黔婁是魯國高士，與齊國大饑的饑者何涉？且根據史傳，黔婁乃貧病而終於家中，與齊國這位餓死於路的餓殍，事蹟實不相侔，何能強加比附？故溫氏此釋可謂牽強附會，錯謬已甚。事實上，溫氏對黔婁安貧樂道之行徑，頗有訾議，除此處評「黔婁固不近情」外，溫氏亦言：

此章專舉黔婁自比，其安貧守賤之操，堅且決矣！或謂黔婁之行，似近於矯，先生豈若是耶？（卷四，頁113）

認為黔婁守節安貧，行徑「似近於矯」，對黔婁似頗具成見。此外，〈讀史述九章·魯二儒〉詩題下，溫氏按言：

按：二儒，孟子、荀卿也，見韓退之〈進學解〉。（卷四，頁142）孟子、荀卿並非魯人，孟子是鄒人，荀子是趙人，故溫氏此箋可議。〈魯二儒〉章云：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為貞夫。德不百年，污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卷四，頁142）

<sup>64</sup> 漢·劉向，《列女傳》（臺北：中華書局，1975），卷二，頁7、8。又，據《高士傳·黔婁先生》：「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為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以黔婁為齊人。晉·皇甫謐，《高士傳》（臺北：中華書局，1975），卷中，頁5。

本章所指的「魯二儒」，實指漢初魯國的兩位儒生，二人拒絕參與叔孫通制訂朝儀，不趨時附俗，能固窮守節，自甘貧賤，受到淵明的尊敬與讚譽，故引二儒為同類同調。

叔孫通本是故秦博士，山東豪傑反秦起義之後，他便離開二世胡亥，投靠項梁、楚懷王、項羽，最後投靠劉邦，「面諛以得親貴」。吳其賢言：

叔孫通事十主，可知者，始皇、二世、項梁、懷王、項籍、漢王，與五代馮道同。<sup>65</sup>

可見其人人格之權變卑下。據《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載：

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公往矣！無汗我！」<sup>66</sup>

叔孫通本是一阿世取容的儒生，他勸漢高祖徵魯儒生與定朝儀，當時應聘者三十餘人，唯此魯二儒生不肯應徵辟，並對叔孫通多所譏刺。叔孫通亦譏笑二儒生「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sup>67</sup>對於叔孫通所制訂的朝儀，李師偉泰言：

叔孫通所起的朝儀，雖然自稱「頗采古禮」，實際上「大抵皆襲秦故」，是以儒家的禮樂為幌子，行法家尊君卑臣之法。<sup>68</sup>

二儒早已識破他所擬制的禮樂不會合乎古制，只是以儒家的禮樂為幌子，行法家的尊君卑臣之法，這種諂媚人主的鄙陋行徑，不僅顯示其鑽營富貴、阿諛取容的卑陋面目，益加襯托出魯二儒生堅守儒家固窮之道，不隨波逐流，與世浮沈的堅貞志節！

<sup>65</sup> 明·凌稚隆，《史記評林·劉敬叔孫通列傳》（臺北：地球出版社，1992），頁 2314、2315。

<sup>66</sup>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2000），頁 1086。

<sup>67</sup>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 1086。

<sup>68</sup> 李師偉泰，《漢初學術及王充論衡述論稿》（臺北：長安出版社，1988），頁 53、頁 54。

淵明本章，對叔孫通改朝易代便隨時變化，將兩儒生固窮守節，視為愚蠢的鄙陋行徑，給予直接的揭露與譴責；對魯兩生此耿直的君子，給予高度的景仰與評價。二人人格節操，猶如歲寒而後凋之松柏，與阿俗取容，與時推移的叔孫通，形成志行與人格上強烈的對比。魯二儒「逝然不顧，被褐幽居」的節行，更是陶淵明賦〈歸去來兮辭〉，遠離官場，歸耕南畝理想的借鏡；故緊隨二人步履，親身踐履，遠離風波險惡的官場，歸耕田園，全身保真以養其志。

## （二）溫氏評論的商榷之處：

溫汝能撰《陶詩彙評》，匯集諸家評陶意見於一爐，以供讀者採擇參考，至於各家評點意見，每有仁智互見者，溫氏輒以「愚按」的方式，斷以己意，表其一家陶學。其多數意見，均確切中肯，見解深刻，能迪啟讀者思維，開人之智。然，溫氏少數評論之語，其中亦不無可商榷之處，茲舉數例如下：

如〈飲酒二十首·幽蘭生前庭〉<sup>69</sup>，溫氏評言：

愚按：此詩只是借幽蘭以自喻，似無別意，惟末語所指，不甚明晰。（卷三，頁83）

本詩以幽蘭作比興，寫詩人由出仕而思歸隱。幽蘭須待清風香始遠播，否則直與蕭艾無別。因此，溫洪隆言：

詩的前四句便是寫智者發現了詩人馨香芳潔的品行而使得他有機會出仕了。後四句寫詩人出仕後思念歸隱。<sup>70</sup>

綜觀歷史，功成身敗的事，史不絕書。如大夫文種賜死於前，韓信受斬於後；故范蠡功成後浮海以行，張良「願棄人閒事，欲從赤松子游」，<sup>71</sup>均能功成身退，明哲保身，卒以全身。淵明所處時代，劉裕已經誅殺劉毅、

<sup>69</sup> 詩云：「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卷三，頁83。

<sup>70</sup> 溫洪隆，《新譯陶淵明集》，頁179。

<sup>71</sup>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791。

諸葛長民，烏盡廢良弓，功成誅謀臣，處在這樣人命朝不保暮的亂世，不歸隱，欲待何為？故「詩人的歸隱是包含了免禍的成分的」，<sup>72</sup>此為本詩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末語所指，寓意實深遠矣！

又如〈詠三良〉詩，溫氏評言：

愚按：穆公之命，三良之殉，雖不無可議，然春秋責備賢者，合諸說觀之，康公之不及魏顆遠甚。穆公亂命，三良枉死，皆康公一人，有以兩成其過，以魏顆律康公，其陷父陷良，顯然可見，而康公之罪定矣！柳論嚴正，臣子用亂命者，當以為鑒。（卷四，頁119）

三良殉葬從死的責任歸屬，歷來聚訟紛紜。如蘇軾言：「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故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sup>73</sup>以為責在三良；宋·嚴有翼《藝苑雌黃》中，既譴責秦穆公，又責備三良不辨小節與大義，盲從君命，死非其所，穆公、三良兩成其過，應同受譴責；<sup>74</sup>宋·葛立方《韻語陽秋》，以為責不在穆公，亦不在三良，咎實在康公。康公不應盲從穆公病榻之亂命，倘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陷父於不義如此哉？」<sup>75</sup>；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言：「穆公亂命，三良枉死，皆康公一人有以兩成其過。」<sup>76</sup>陷父陷良之罪，咎在康公無庸置疑，持論與葛立方同；清·康發祥《伯山詩話》援引陶淵明與王粲詩句，持同情三良無力改變命運的立場，以為咎在穆公不在三良。<sup>77</sup>

<sup>72</sup> 此溫洪隆語。見氏著，《新譯陶淵明集》，頁179。

<sup>73</sup> 宋·蘇軾，〈和陶詠三良詩〉。宋·蘇軾著，傅成、穆儔標點，《蘇軾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496。

<sup>74</sup> 宋·嚴有翼，《藝苑雌黃》。見楊家駱主編，《陶淵明詩文彙評》（臺北：世界書局，1953），頁279、280引。

<sup>75</sup>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光緒丙申中，武維盛氏用明正德己卯本重雕），卷九。

<sup>76</sup>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集3-262。

<sup>77</sup> 清·康發祥，《伯山詩話》，卷一，〈話古〉。見楊家駱主編，《陶淵明詩文彙評》，頁282引。

溫氏評語，改變李公煥「穆公沒，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的立場，<sup>78</sup>為「康公從亂命」，對李氏學術成果雖有繼承，然亦不盲從，有自己的思考與定見，以三良之殉，咎在康公，持論與葛立方、邱嘉穗相同，論點應是對邱嘉穗觀點的繼承。對三良殉葬從死的責任歸屬，拙文〈試論陶詩中部分史傳與神話傳說人物的理想化現象〉評言：

以生人陪殉本是當時的習俗，當秦穆公病榻彌留之際，遺命心愛的臣子三良從葬，此舉本合乎當時的社會風俗。而三良在「君命之於前，而眾驅之於後」的情勢下，被迫從死，又如何能以其死非其所，「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譏之非之？至於康公秉承先王遺命，在當時的風俗下以生人殉葬，亦如何能以其秉承亂命，「陷父陷良」、「兩成其過」責之？筆者以為：陶淵明「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的看法，是最能闡釋三良心境的真識卓見！〈詠三良〉一詩極力鋪陳三良受君王賞識重用，出陪入侍，穆公對三良言聽計從的信任，藉由凸顯君恩深重，與君命不可違的君臣大義，闡述三良終能克服人性對死亡的恐懼，以「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坦然無懼的態度，從容就義！<sup>79</sup>

此外，〈詠荊軻〉詩，溫氏評言：

愚按：荊卿刺秦不中，千古恨事，先生目擊禪代，時具滿腔熱血，觀此篇，可以知其志矣！人祇知先生終隱柴桑，安貧樂道，豈知却別有心事在，賢者固不可測，英雄豪杰中人，安知不即學道中人耶？（卷四，頁121）

陶淵明〈詠荊軻〉一詩，是一首詠史詩，歌詠了荊軻刺秦王事件的始末。詩中的荊軻形象，經過陶淵明的藝術加工與典型化，塑造出一位慷慨赴義的俠客形象，將荊軻行刺秦王的人命交易，匹夫之勇，昇華成剷強除

<sup>78</sup>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頁180。

<sup>79</sup> 黃世錦，〈試論陶詩中部分史傳與神話傳說人物的理想化現象〉，《嘉大中文學報》第4期（2010.9）。



暴，順天應人的義舉。<sup>80</sup>詩中的荊軻，形象雄肆豪放，奮厲昂揚，可謂陶淵明心境的投射，金剛怒目，不自覺間露出本相，心靈深處最真摯的告白！

對於本詩的內涵，與溫氏評語一般，前人每以陶淵明思欲為晉室復仇評之。如元人劉履言：

此靖節忿宋武弑奪之變，思欲為晉求得如荊軻者往報焉，故為是詠，觀其首尾句意可見。<sup>81</sup>

清人蔣薰言：

摹寫荊卿出燕入秦，悲壯淋漓。知潯陽之隱，未嘗無意奇功，奈不逢其會耳！先生心事，逼露於此。<sup>82</sup>

晚清名臣翁同龢言：

晉室既亡，自傷不能從死報仇，此〈三良〉、〈荊軻〉詩之所以作也！<sup>83</sup>

前人觀點，多以本詩是作者「目擊禪代，時具滿腔熱血」；「忿宋武弑奪之變，思欲為晉求得如荊軻者往報焉」，為陶淵明忠於晉室，恥仕二姓，思欲為晉室復仇的宣言。誠然，詩中荊軻形象慷慨激昂，懲強除暴，充滿壯志豪情，是這位歸隱田園，卻心繫紅塵的隱士，內心世界的投影，理想之所寄寓！「知潯陽之隱，未嘗無意奇功，奈不逢其會耳」，懷抱儒者情懷的陶淵明，儒家的情懷與用世之志，使其雖歸耕南畝，以田園生活自適，卻依然心繫蒼生之憂患，哀憐百姓悲慘無告。故謂其棧戀風塵，老驥伏櫪或則有之，謂其身處江湖，心懷魏闕，有為晉室復仇之志，則或有商榷餘地，故溫評不無可議之處。

<sup>80</sup> 有關〈詠荊軻〉詩中，陶淵明對荊軻形象的藝術加工與形象塑造，其典型化與理想化的情況，參見黃世錦，〈試論陶詩中部分史傳與神話傳說人物的理想化現象〉；以及黃世錦，〈莫道詩人竟平澹——陶淵明〈詠荊軻〉中的荊軻形象〉，《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22期（2011.7）。

<sup>81</sup> 元·劉履編，《選詩補註八卷、補遺二卷、續編四卷》，明刊黑口本，朱點。

<sup>82</sup> 清·溫汝能，《陶詩彙評》，卷四，頁120引。

<sup>83</sup> 清·姚培謙，《陶謝詩集》，卷四眉批。見楊家駱主編，《陶淵明詩文彙評》，頁286引。

#### 四、結語

溫汝能撰《陶詩彙評》四卷，匯集諸家評陶文字於一編，全書徵引浩繁，資料豐富，薈萃眾說，學者披覽是書，所需相關陶學評論資料，幾可取足於此，不煩他索，極具實用性與參考價值，成為清代陶學的重要著作，一方陶學之重鎮。本書以宋代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為底本，在撰述體例上亦規模之，並有所創造開新，兼博采各家評論考證意見，補充置之詩後，故能後出轉精，成就直出李公煥本之上。

本書撰述體例嚴謹，詩題、詩序、詩句、箋注、集評、作者按語，均有體例，各有歸屬，分別部居，不相雜廁，綱舉目張，一目了然，閱讀上堪稱便利。全書承襲李公煥本述作體例，並踵武是書，於〈歸園田居〉組詩，收入〈種苗在東皋〉一首，成〈歸園田居六首〉；此外，並收入〈問來使〉一首，〈四時〉一首，此亦皆襲自李氏。在內容上，本書雖以彙集前人評論文字，以供讀者參酌采擇，啟發讀者思維為撰述之旨，然亦不廢箋注考釋，雖溫氏謙言「於每句下，略加諸家箋釋，而不及列其姓氏，亦以所重在評，不重乎箋」，然其成就亦有可觀，學術成果不容忽視！

在為陶詩的詩題作評論箋釋上，為陶詩的詩題作評論箋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已有之，惟數量不多，然已有伐木開道，作之先聲的先導之功。立足於李書的基礎之上，溫氏改李公煥本一行的註釋體例，為小字兩行的撰述形式，詩題與評論各有統屬，彼此不相混淆，體例較李書更分明合理。其具體作法有二，其一為以「按」語的形式，為詩題作評論箋釋；另一作法，則援引諸家說法，來為詩題作評論箋釋。透過溫氏的解題，讀者對於詩篇的創作意旨，能得到更多的提點，有助於詩歌內涵的理解。惟其作法，究是直接於詩題之下，以兩行小字的格式為

之，抑或於隔行空三格處，以小字兩行的形式箋釋詩題，作者並未建立固定統一的體例，此點與《箋註陶淵明集》並無二致。

在為陶詩的詩句作箋註箋釋方面，本書亦表現兩種註釋方式，一種直接於詩句之下，為詩句的字義、詞義、異文、詩義、地理、史事等作箋釋箋注；一種則以「按」語的方式，為詩句作箋釋箋注，箋注考證詩句的字義、詞義、詩義、史事、地理等。透過這些箋注考證文字，能幫助讀者更準確把握詩意，瞭解詩篇的創作意圖，品味陶詩的韻致，涵詠其寄寓的情感，體察其言外之意，味外情旨，更深入探索陶淵明內心幽微的情感世界！

本書名「彙評」，故彙集諸家評說於一編，有利讀者參酌檢索，以啟發讀者思維，是本書撰著的首要目的。全書徵引浩繁，薈萃諸說，取捨精當，資料多元，所收各家評論，均為著名陶學者的學術成果，故「彙評」部分，不僅是本書的核心所在，也是全書的菁華之處，最有參考價值的部分！將諸家評論陶詩的意見，匯集羅列於詩後，供讀者採擷參考，自行斟酌取捨；由於重在評論評點，故無暇顧及諸家世次先後。然因以《箋註陶淵明集》為底本，承其撰述體例，故彙集諸家評論之語，均以李公煥本所錄諸家評語列於前，溫氏所輯諸家評語，補充排列於後。

據筆者統計，《陶詩彙評》所收評論文字，達50家，461條之多。其中，以收錄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最多，其次為何焯《義門讀書記》，蔣薰評《陶淵明詩集》又次之，顯示了三書對溫氏陶學的影響程度。此外，《陶詩彙評》雖承襲李書撰述體例，內容上仍有開創之處：李公煥著彙集諸家評論文字，概列於詩篇之後，《陶詩彙評》則部分詩章之後，亦有諸家評論與作者按語，隨章隨評，隨評隨注，體例益顯分明，能有效豁顯詩旨，使讀者有會於心。不僅突破前人著書格局與窠臼，也顯示作者獨具的匠心與睿智。

在諸家集評之後，多數詩篇撰者均以「愚按」的方式，著錄溫氏個人的讀陶心得，評論意見，表其學陶一家之言。《陶詩彙評》中，溫氏以「愚按」方式表現的評論之語，主要體現在對陶詩的詩篇進行審美鑑

賞，對前人詩評的不滿與商榷上，以及對詩句的史實進行評點評論，對詩篇的寫作時間進行考釋上。這部分最能代表溫氏的陶學成就，表其研陶精髓。其中多數見解均確切精闢，深入肯綮，極具識見，雖有少數見解仁智互見，或可商榷訾議；書中白璧微瑕，內容亦小有錯誤之處，然瑕不掩瑜，成就亦足以啟迪後學，開人之智，導後人陶學門徑，開啟學陶無限法門！在清代陶學研究史上，本書實有高度的參考價值與研究意義，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



【附圖】陶靖節先生像贊

---

## The Study of Wen Ru-Neng's *Commentary on Poetries of Tao*

Shi-Jin Huang\*

### Abstract

The four scrolls of *Commentary on Poetries of Tao*, by Wen Ru-neng, compiled the poetry commentaries from different school of thoughts. This is a resourceful book which gathered opinions from every point of view. For any scholar who wishes to read commentaries on Tao, this book would suffice. It is a practical and useful reference. It is no doubt the milestone and an important literature for the study of Tao's poetry during Qing dynasty.

This book used *Annotation of Tao Yuan-ming's Poetry* as a reference – a book written by Li Gong-huan of Song Dynasty. Using the format of Li's writing, the book added a fresh perspective to its content and style, while including the commentary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compiling them into a poetry supplement. That is why it surpasses the achievement that Li has accomplished.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content of Wen's *Commentary on Poetries of Tao*,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urpose of this book, manifesting its value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connotation as well as the pros and cons will be compared to comprehend the achievement of Wen's study on the literature of Tao, so Wen's status in the study of Tao during Qing Dynasty will be made clear.

The entire article will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1) Introduction; (2) Analyzing *Commentary on Poetries of Tao*; (3) The mistakes and ambiguity of Wen's comments; and (4) Conclusion.

**Keywords:** Tao Yuan-ming, Tao's poetry, Wen Ru-neng

---

\*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